



语言学论丛

语言与社会

Language and Society

朱小超 鲍曼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语言与社会

朱 跃 朱小超 鲍 曼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语言与社会 / 朱跃, 朱小超, 鲍曼著.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1
(语言学论丛)

ISBN 978-7-301-25356-4

I. ①语… II. ①朱…②朱…③鲍… III. ①社会语言学—研究 IV. ①H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05454 号

- 书 名 语言与社会
著作责任者 朱 跃 朱小超 鲍 曼 著
责任编辑 郝妮娜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5356-4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zpup@pup.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9634
印 刷 者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 毫米 × 980 毫米 16 开本 21 印张 352 千字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8.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部联系, 电话: 010-62756370

序

朱跃教授的著作《语言与社会》，耗时6年，即将付梓出版，邀我为本书作序，我欣然接受。

我第一次见到朱跃教授是在安徽大学外语学院举办的一次学术交流活动中，他思维活跃、观点新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由于工作和学术交流的原因，我对朱跃教授有了更深的了解。他谦虚好学、敏于思考、甘于寂寞、刻苦钻研。他对社会语言学研究情有独钟，对该领域的研究有很高的造诣。早在1993年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留学回国后不久，便在《外国语》上先后发表了“论新加坡地域英语的生态及历史特征”和“论港湾英语的特征和兴起的原因”等论文，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此后，朱跃教授在《现代外语》《外语教学》《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外语与外语教学》《四川外语学院学报》《山东外语教学》等学刊上发表了多篇高质量的社会语言学方面的论文，内容主要涉及对标准语言、语言变体和语言使用研究。1998年，他出版了《英语与社会》一书，从社会的角度对英语语言使用进行了系统分析，是一部从事英语研究的不可多得的参考书目之一。

朱跃教授的新作《语言与社会》共12章，采取了定性和定量的研究方法分别从语言与语言社区、语言与地域、语言与阶级、语言与年龄、语言与性别、语言与职业、语言与政治、语言与社会权势、语言与社会生活、语言思维与文化和国际通用语与跨文化交际等角度详细探讨了社会因素对语言使

用的影响。通过研究,朱跃教授认为:

语言与社会密切相关。首先人的社会态度会物化在语言规则的制定中和对语言使用的价值判断中;标准语言的建立是一个国家安全战略的一部分。标准语言与地域变体的关系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互为补充、辩证发展的关系。

其次,语言使用会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语言的使用与社会中不同的阶级和阶层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由于影响阶级变体的社会因素很多,单从限制性语码与复杂语码的差异角度来分析阶级因素与语言使用的关系还不能有效揭示语言使用与不同阶级和阶层人员之间的关系。在年龄变体上,儿童、年轻人和老年人在语言使用上的差异性不同年龄段的人因生理、心理、知识、智力发展水平的差异在语言使用上的反映,应该把年龄变体放在社会和语言动态变化的大语境中来考察,才能更好地理解年龄变体的本质。在性别变体上,性别变体的形成既有生理性别的原因,也有社会性别的原因,更有各种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的原因。性别歧视不是语言问题,而是社会态度在语言使用中的反映。职业变体的产生是语言使用适应社会发展的结果。职业变体中的一些词汇发生普通化现象有着复杂的社会因素、认知因素和语言内在体系因素等方面的原因。在职业变体的使用中,得体性原则应是支配语言使用的基本原则,对支配人们在交际中言语形式的选择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

再次,语言符号的选择不只是语言本身的问题,也有可能是个政治问题。政治态度可以隐藏于语言使用之中。“政治上的正确性”在语言操作层面会表现出它的强制性,这种强制性要求语言使用符合一个国家的政治需要;其次是它的正确性,这种“正确性”会受到政治因素的约束。由于各国的政治、文化等价值取向的不同,对“政治上正确性”的判断往往没有统一的标准。

语言使用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社会的发展会导致语

言的变化,而语言的变化也折射出社会生活的变化。政府通过语言的规划行为直接和间接地对社会生活施加影响。语言使用所承载的信息也会直接和间接地影响着人们的社会态度,转而影响人们的社会生活。

语言使用体现的是一种话语权,它与社会角色和社会权势具有一定的关系。这种关系并不是一个静态的对应关系,而是一种动态的关系。话语权势常常在动态的交际环境中通过互动和“协商”来体现,也常常是集体“协商”和相互妥协的结果。

虽然语言不能决定思维,但是语言却可以通过对人的思维的影响,继而影响人的行为。思维与文化密切相关,人类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类思维的外在表现。

在跨文化交际中,应该把作为地域英语的英语与作为国际通用语的英语区别开来。英语虽是国际通用语,但是英语文化不是国际通用文化,因此在跨文化交际中,不应该以英语语言文化为基础来判别作为国际通用语的英语在使用中的得体性,而应该把它放到国际大文化环境中去审视。

朱跃教授的《语言与社会》一书有许多亮点,如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学术性与趣味性相结合、宏观知识与微观知识相结合等,读来使人耳目一新。整本专著观点新颖、分析严谨、论证有力。书中相当一部分资料来源于朱跃教授对语言使用的直接体验、长期的跟踪观察与记录。由于书中的观点基于第一手资料的新与真,才使得这部学术著作有着较好的学术价值。相信该著作的出版是对我国社会语言学研究的重要补充,也是他个人学术研究的一个崭新起点。

戴炜栋

于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4年6月2日

前 言

我初次接触社会语言学,是在上海交通大学。1993年,我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深造,在这个多语言多方言的国度里,我对社会语言学萌发了兴趣。1999年,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的拙著《英语与社会》,并于2001年获得安徽省社会科学研究三等奖。那时年富力强,精力充沛,对这门学科充满好奇,但是对语言的感悟较为肤浅,尚不能提升到理论的高度。2008年,我本拟对《英语与社会》进行修订后重新出版。但是在修订过程中,被修订的内容越来越多,因此不得不终止此项工作,重新进行新书规划,耗时6年,冠名《语言与社会》。

语言的根本属性是语言的社会性,离开了社会,语言便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语言的研究只有置于社会背景之中才能更好地揭示语言的社会属性。

语言与社会的关系表现在诸多方面,比如,人类生存的物理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等都会影响着语言的使用,而语言的使用又会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人类的生存环境。《语言与社会》主要基于这样一个语言使用事实:即使用同一种语言的人因社会背景因素的不同在语言使用的方式上会呈现出一定的与自身身份相关的语言特征。换句话说,语言使用会在一定的程度上受到诸如言语社区、地域、阶级、年龄、性别、职业、政治、文化、社会关系、社会生活等社会因素的影响。言语社区的划分标准可能不同,但是同一个言语社区的成员在其日常交际过程中会形成相同或类似的语言或方言

的规范；地域的划分可能具有历史和行政色彩，但是语言使用随着地域的变化而变化却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地域变体的形成不只是物理环境阻隔的原因，背后也有人的主观因素在起作用；如果说高山、大海、河流、空间距离等物理障碍可以导致地域变体的产生，那么阶级、年龄、性别、职业等社会因素是形成阶级变体、年龄变体、性别变体、职业变体等变体的重要因素。这些变体虽然不如地域变体那样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但是语言的使用与这些社会因素之间确实存在着一定的相关性。从这个意义上说，语言使用的本质是选择。就像我们在商场中选择衣服一样，所选择的衣服不仅要合身，更要从年龄、性别、阶层、职业等综合因素去考虑，这样才能穿着得体。在语言使用中，语言使用形式要符合交际者的身份信息，否则交际会因语言使用的不得体而陷入困境。

语言与社会相互作用。社会的发展会推动语言使用逐渐变化，而语言的使用又会调节社会的运作，推动着社会的发展，继而影响人们的社会生活。人类文明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语言使用为载体的人类思维的物质和精神的外在表现。社会关系是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也是语言调节社会的重要社会变量。人们通过话语权的争夺，直接和间接地对社会施加影响。

随着我国国际化进程的加速，迫切需要从国家安全层面实施语言规划战略。语言使用不只是语言本身问题，是国家软实力的竞争问题，也常常表现为政治问题。

《语言与社会》具体分工如下：

- 第一章 绪论：朱跃
- 第二章 言语社区与语言变体：朱跃
- 第三章 语言与地域：朱跃
- 第四章 语言与阶级：朱跃 朱小超
- 第五章 语言与年龄：朱跃 朱小超
- 第六章 语言与性别：朱跃 朱小超

- 第七章 语言与职业:朱跃
第八章 语言与政治:朱跃 朱小超
第九章 语言使用与社会权势:朱跃 朱小超
第十章 语言与社会生活:朱跃 朱小超
第十一章 语言、思维与文化:朱跃 鲍曼
第十二章 语言规划、国际通用语与跨文化交际:朱跃
鲍曼

这些年来,我坚持过,放弃过,但最终坚持了下来。在追求学术的道路上,我不惟项目所驱,只为兴趣所作。感谢我的研究生袁周敏、陆厚祥、段婷婷和周君等同学为此书的前期研究所付出的艰辛劳动;感谢我的家人为此书提供了许多语言使用方面体验性经验,以及儿童语言发展的观察记录数据;感谢安徽大学多年的培养,为教师教学与科研提供了有力保障;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为此书的出版所做出的默默奉献;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人。没有你们的支持,就不会有《语言与社会》。

朱 跃

于安徽大学龙河校区

2015年1月28日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 1

- 1.1 社会语言学的兴起 / 1
- 1.2 社会语言学的定义 / 2
- 1.3 本书的主要内容 / 3

第二章 言语社区与语言变体 / 7

- 2.1 言语社区 / 7
- 2.2 社会网络 / 10
- 2.3 实践社区 / 12
- 2.4 语言变体 / 15

第三章 语言与地域 / 18

- 3.1 地域变体定义 / 18
- 3.2 内圈国家英语 / 18
- 3.3 外圈国家英语 / 21
- 3.4 扩展圈国家英语 / 25
- 3.5 地域变体与身份认同 / 35
- 3.6 地域变体与标准语言 / 41

第四章 语言与阶级 / 44

- 4.1 阶级变体的形成 / 44
- 4.2 阶级方言的不确定性 / 47
- 4.3 上层社会变体 / 53

- 4.4 下层社会变体 / 59
- 4.5 限制性语码与复杂语码 / 65

第五章 语言与年龄 / 73

- 5.1 年龄变体定义 / 73
- 5.2 儿童与语言使用 / 74
- 5.3 青少年与语言使用 / 81
- 5.4 中老年与语言使用 / 92
- 5.5 对待年龄变体的态度 / 95

第六章 语言与性别 / 98

- 6.1 性别变体定义 / 98
- 6.2 语言使用体现的性别差异 / 98
- 6.3 有关性别变体的争论 / 107
- 6.4 语言使用与性别歧视 / 122
- 6.5 女权运动与语言使用 / 136

第七章 语言与职业 / 146

- 7.1 职业变体定义 / 146
- 7.2 职业变体的功能 / 149
- 7.3 职业变体词汇语义的普通化 / 150
- 7.4 职业用语语义成分的凸显 / 160
- 7.5 人们对待职业变体的态度 / 164

第八章 语言与政治 / 166

- 8.1 政治与语言变体选择 / 166
- 8.2 政治与语言标准的建立 / 169
- 8.3 政治与指称 / 173
- 8.4 政治与语言操纵 / 176
- 8.5 语言与政治上的正确性 / 188

第九章 语言使用与社会权势 / 209

- 9.1 什么是权力? / 209

- 9.2 什么是话语权? / 210
- 9.3 话语和社会权势 / 217
- 9.4 社会角色与话语权势 / 228
- 9.5 统治阶层与话语权势的构建 / 235

第十章 语言与社会生活 / 238

- 10.1 社会发展与字母词 / 238
- 10.2 网络发展与网络用语 / 241
- 10.3 语言变化对社会生活的折射 / 244
- 10.4 语言使用对社会生活的影响 / 249
- 10.5 语言与生产力 / 255

第十一章 语言、思维与文化 / 257

- 11.1 语言与思维 / 257
- 11.2 语言与文化 / 261

第十二章 语言规划、国际通用语与跨文化交际 / 276

- 12.1 语言地位及语言规划 / 276
- 12.2 英语全球化及其分化 / 279
- 12.3 英语分化与英语规范 / 284
- 12.4 国际通用英语与地域英语 / 293
- 12.5 跨文化交际中文化禁忌的违反与容忍 / 294
- 12.6 国际通用语与跨文化交际 / 304

参考书目 / 311

1.1 社会语言学的兴起

社会语言学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主要研究语言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18世纪到19世纪早期,狭义的语言学将语言作为一个自给自足的封闭体系进行研究,着重描写静态的语言结构及进行狭义的意义研究,尽可能地排除语言外因素。例如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一直竭力在编撰《英语词典》(*The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时对英语进行规范的、定性的描写。而在19世纪后期,人们对语言变体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即使是在词典的编撰中,学者们也开始大规模地引进方言词汇及语言结构,约瑟夫·赖特(Joseph Wright)甚至专门编撰了《英语方言词典》(*English Dialect Dictionary*)。^①人们逐渐意识到离开社会语境来对语言进行狭义的描写很难揭示人类语言的本质所在,因为语言与社会密切相关。语言的使用会受到众多社会因素的影响,会随着社会因素的变化而变化。这种对语言使用本质的新的认识导致了20世纪60年代社会语言学的新兴。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语言学家开始使用磁带和录音设备对人们的话语进行采样和分析。1966年,William Labov发表了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在这篇论文中,Labov使用了实证的方法证明在纽约市英语的使用确实存在阶层变体的现象。之后,相继出现了一系列的语言实证研究,包括对非优势社会群体的语言变体的研究、对“异族”(exotic)

^① Florian Coulmas. *The Handbook of Sociolinguistic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7, p. 17.

多语种混用情况的研究以及对英国社会阶层语言变体的研究等等,得出了一些令人惊讶的结论,因此学者们纷纷开始关注语言变体的结构和功能。社会语言学研究在美国尤其兴盛。

实证研究使得社会语言学成为一门独立且不断兴盛的学科,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也采集到了大量的语言数据,指向一个又一个令人惊异不已的结论,然而,这恰恰也成为社会语言学的软肋——没有足够宏大的理论框架支撑这些数据,语言学家们所能做的也只有就具体实验得出某一个猜测性的结论而已。

1.2 社会语言学的定义

社会语言学一般被定义为是一门研究语言与社会结构相互影响的学科。具体来说,即某一语言形式如何在其话语环境中表达特定的含义。较之语言社会学,社会语言学更加关心社会结构对语言的影响;换言之,尽管社会语言学和语言社会学的研究方法、课题及实证手段多有交叉之处,这两种研究过程的因果关系却被认为始终是颠倒的。

假设一名社会语言学者和一名语言社会学者同时考察亚马逊丛林的土著部落及其语言使用情况。前者关注的是部落结构对语言的影响,而后者更关注语言的使用对社会结构的影响。

当然,也有观点认为两者很难明确区分开来,它们不过是出于同一种研究的两个极端罢了:前者属微观研究,侧重对具体语言现象的研究;后者为宏观研究,侧重对整个语言变体的研究。^①

无论怎样,社会语言学最为关注的仍然是语言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使用相关理论对所采集到的数据进行诠释。目前社会语言学比较关心的研究课题包括对各种语言变体的合理解释、对语言数据的科学采集、对双语现象及多语现象的分析研究、以及对社会语言学已知的理论的应用等。

与之前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大有不同,社会语言学已不再是简单地对语言进行“单纯”的结构描写。正如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

^① Bernard Spolsky. *Sociolinguistics*. Vol. 1.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6; Florian Coulmas. *The Handbook of Sociolinguistics*. 导读第 23 页。

程》里表述的那样,语言如同象棋,或许有某些规则可循,但是整个游戏的主动权仍然在游戏者的手里(或头脑里);语言永远都是物理和心理两方面的互动游戏。社会语言学则将这个理论进一步扩展为:社会因素在这个游戏里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语言绝不是简单的个人主动权问题,而是一个社会因素积极参与其中的复杂过程。

1.3 本书的主要内容

地域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影响,产生了不同的地域变体和社会变体,而地域变体与社会变体的存在以及交际中对不同变体的选择又折射出与语言使用者相关的社会信息和语言使用者所持的社会态度。语言作为一种体系本身是客观的,但是人们对语言体系的使用却会直接和间接地表现出语言使用者的主观态度。当一个群体是社会中的强势群体时,他们甚至会把他们对语言使用的主观态度强加给别人,使他们的社会态度物化在语言规则的制定和对语言使用的价值判断中。这是本书关注社会变体研究的一个重要原因。

《语言与社会》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对语言的使用进行深入系统的分析,以揭示语言的使用如何受到语言社区、地域、阶级、年龄、性别、职业、政治、社会权势、社会生活、思维与文化等社会因素的影响。

研究语言变体离不开对语言变体使用人群的确定与研究,因为一定的变体总是在一定的人群中使用。对使用某一变体人群的划分将直接影响到数据采集的范围,因此也直接影响到研究结论。言语社区、社会网络和实践社区等概念的先后提出也反映出人们对变体使用社会群体划分的不断探索。一般来说,同一言语社区的人由于各自复杂的社会背景在说话方式上会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来,但是他们至少具有相对共同的、稳定的语言使用规范、相同的行为价值观和正常的交际互动。对言语社区的选择在本质上是一种身份选择,体现的是一种身份的认同。

由于“言语社区”的概念在实践中所存在的问题,“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s)和“实践社区”概念应运而生。“社会网络”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互动联系的基础之上。各种语言变体在社会网络中互动,体现出一种关系结构,而“实践社区”强调自觉共同参与某项

实践活动。共同的实践活动是人们说话方式具有相似性的原因。

在语言学界,人们对于语言变体使用人群范围的划分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广为接受的标准。对语言与语言之分,方言与方言之分,语言与方言之分也没有一个合理的、可操作性的标准,但是这些并不影响人们对语言的变体的研究。我们没有必要等到搞清楚了语言、方言和变体的明晰界限再去研究它们,而是在研究它们的过程中逐渐去靠近它们的真实本质。自然科学研究也是如此。

地域变体是社会语言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地域变体的形成主要是地理障碍所致。此外,地域变体的形成、发展和变化与言语社区中的语言使用者对地域变体的社会态度密切相关。地域变体有着各自的体系特征,承载着浓厚的地域文化,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地域变体生态环境和社会功能的研究有助于对地域变体今后走向的预测,对语言政策的制定有着建设性的启示作用。

语言作为一种体系虽然没有阶级性,但是语言的使用却会受到阶级因素的影响。各阶级或阶层不同的生活方式、思想习惯、社会价值观念、教育背景等都会在语言中留下深深的烙印,因此语言的使用会表现出一定的阶级色彩。如果说物理障碍是形成地域方言的主要因素,那么由阶级和阶层因素形成的各阶级和阶层之间的社会和心理距离是形成阶级方言的重要成因。

年龄差异是导致语言年龄变体的重要因素,不同年龄段的人使用的语言不尽相同,尤其表现在词汇和发音上。语言的年龄变体在本质上是不同年龄段的人因生理、心理、知识、智力发展水平上的差异等在语言使用上的反映。

性别因素对语言使用的影响产生了语言使用上的性别变体。语言的使用会折射出不同性别的人在社会中的角色和地位。语言与性别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直接的语言形式与性别的社会意义之间的映射。单纯从男女的生物性别差异来研究语言的性别差异并不能解释语言使用动态机制背后的成因,更要重视各种复杂的社会因素间的相互作用促成性别变体产生的综合性研究。

职业变体是在不同的职业内部形成的语言使用变体,反映了职业自身行业特征。专业词汇的行业背景使得一些没有相关行业背景的人即使认识这些具有行业背景的词和表达也很难解读出它们所表示

的意义来。职业变体的使用有其排他性的功能,但是,职业变体中的许多词汇与表达则是由于职业发展的必然性而出现。虽然职业变体具有行业性,但是职业变体的普通化现象,尤其是行业词汇使用的普通化,也十分常见。造成职业变体词汇的普通化的原因非常复杂,但是社会因素、认知因素和语言内在体系因素等都可能是一些职业变体普通化的诱发因素。

语言使用与政治密切相关。语言与政治的关系首先体现在一个国家对于国语和官方语言的选择上。对官方语或国语的确定和标准化建设不是简单以语言在社会上的使用功能或使用广度为依据,更多考虑的是政治因素和民族的情感因素。如果一个国家不能形成国民所认同的一个或几个规范语言,那么对不同语言变体的认同会形成不同民族潜在分裂的因素,不利于国家的统一。其次,在指称的使用上,指称不只是简单的在符号与它的对象之间建立一种所指关系,更重要的是这种指称表现出具有命名权的人或机构对被命名事物本质的理解。相同的所指,不同的语言符号的背后却会隐藏着不同的政治含义。此外,通过对语言的操纵,人的政治意图、观点和态度可以隐藏于一定的句子类型、句子成分和话语结构中,可以隐藏于引语的使用中、会话含义和预设信息之中。语言的使用不能偏离“政治上正确性”的基本原则,但是由于各国的政治、文化等价值取向的不同,赋予“政治上正确性”的标准也会不同。

语言的使用会受到社会权势的影响。话语软权势主要指话语潜移默化影响力、渗透力,是话语通过对人们的文化价值观的构建、意识形态的形成、制度的建设等作用而体现出来的一种调节力量。具有硬权势的话语主要是通过自上而下的“高压”对听话人行为进行强制性调节。一个人的话语权势不是一个静态的概念,而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一般情况下,它会随着一个人的角色的变化而变化,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交际中一种角色与话语权势之间存在一种固定的静态的因果关系。

语言与社会生活紧密相关。没有语言,社会生活就很难正常进行;没有社会生活,语言也就没有活力。社会的变化,导致社会生活的变化,进而导致语言使用的变化;而语言通过使用对人的思维产生影响进而对人的社会生活产生影响。语言使用对社会生活的影响首先